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春正月乙巳朔不受朝

已酉管勾監修昭孝禪寺入內供奉官宋用臣遷一官
鄧守恩減磨勘五年故事督工作止加賜上以修奉祖
宗陵寺故特遷官 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判北留

司御史臺郭申錫為給事中致仕 中書言欲以市易
務上下界商稅院翰林圖畫院雜買務雜賣場諸宮觀
真儀法從南郊太廟家事府司檢校等庫都亭懷遠驛
三糧料院內軍器五庫隸都大提舉諸司庫務上批內
軍器五庫官物儲積多在官禁及收內降物兼自有提
舉提點官可不隸提舉諸司庫務餘從之 王安石請
增三司吏祿上批增祿費多所減吏又未可遽減令安
石再相度安石言祿不可不增又言不患乏錢之理安

石以為初市易行倉法用萬八千緡以故收市例錢九萬緡方以次修法市例所收未有紀極而團併綱運減省上供所省衙前酬獎止京東及成都兩路歲收已一百萬緡即吏祿不患少可知上從其請安石又言天下吏人當盡為之賦祿上以為然曰但患後法未就未有錢應副耳

朱史載此事於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失先後之序今依日錄仍見於此

辛亥詔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始從王安石之議也

中書以五年三月八日戊

子建議四月三日壬子降詔令共議十一月二十三日戊辰既從中書所議至六年正月七日辛亥始遷二祖舊紀六年正月七日辛亥方具載中書所議即云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新紀但書二祖削中書所議及僖祖配感生帝實錄亦止書遷二祖新紀蓋因實錄也今考究前後別書仍明著始從王

安石之議

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同羣牧使曾

孝寬為河北路察訪使權發遣開封府界提點縣鎮公事太子中舍趙子幾副之上初欲用李承之副孝寬王安石請用子幾上曰子幾性率不如承之詳密安石曰承之定兩浙役法如何或言亦有役錢不均處上曰諸

處大抵如此恐不免小有不均安石曰遣承之固善然子幾亦不見性率如河東所減役錢十餘萬在府亦無過失上曰子幾排保甲倉卒致驚擾安石曰排保甲適以陝西事人或自驚擾出於意外豈可歸咎子幾也上卒用子幾中書門下言閣門看詳禮院所定同天節上壽班臣等叅詳欲乞自今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已上共作一班止進酒一盞其進金器馬並從宰臣體例進表其親王宗室使相至觀

察使駙馬都尉管軍觀察使已上皆即赴紫宸殿依本班序立上壽更不赴垂拱殿餘並依舊制從之先是管軍觀察使已上及親王駙馬都尉並於垂拱殿以官序高下各班上壽酒至八九盞及禮畢而日已晏外朝有班者仍詣紫宸議者以為近瀆故改之 樞密使文彥

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體歛民怨乞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切慮陛下以事小不卹而臣愚以所損甚大決不可為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

闕之下治象所觀今令官作賈區公取牙僧之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乎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聚歛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乞賜詳擇於是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歲放百姓貸糧至二百萬石十斗全糧給軍一歲增費亦計數十萬緡以至添選人俸增吏祿給押綱使臣所費又有百萬緡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貨利豈

有所費如此而乃於果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
細民久困於官中湏索又為兼并所苦故為立法耳彥
博所言遂寢不報

朱史取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
王安石所言并附此今並依日錄見

日本

丙辰遂州觀察使承錫卒贈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陳國公謚榮僖

辛酉賜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栢絹三百疋方經制蠻事
舟觸瀨石覆沒僅以身免上閔其勞故賜之

癸亥權發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許彥先言已牒廣南
兩路委諸縣令佐排定保甲其舊置槍手土丁名役乞
解放止立保甲一法詔兩路轉運使具槍手土丁自來
如何差置教習以聞中書因請令廣南東路轉運司密
委官吏就排定保甲遂根括丁口聚散實數具奏以憑
立法均定丁米從之

此事乃二十八日今并書之
當考後來如何均定丁米

乙丑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太平州張瓌為給
事中致仕瓌未受命而卒

丁卯詔在京市易務勾當公事孫廸同兩浙淮南東路
轉運司制置杭州楚州市易務利害以聞 詔北江募
人築城寨令章惇等優給錢米毋得擾民

己巳輔臣同進呈涿州牒言雄州不當令容城歸信縣
尉巡歷事樞密院白上朝廷已為北界罷鄉巡方手今
更如此意欲占地轉不遜恐須亦以不遜答之上曰只
如常應報不用過當王安石曰甚善北界未必有占地
意緣中國亦常言兩屬地合屬中國中國豈有占地意

我既疑彼占地彼亦未必不疑我也

此據日錄二十五日事當考

庚午職方員外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趙令鑠言臣應換官補外如在京遇同天節太皇太后皇太后生辰及非次朝賀乞用宗室例許妻入內從之仍自今祖免宗室婦在京亦聽入內 中書言御藥院申昨有旨諸路冬

夏歲賜藥盡計直及降方書下轉運司就合賜之而故事歲差使臣齋賜緣邊將帥因得傳宣勞問今既有法所差使臣恐合隨罷禮房以為勞問使臣自當如故事

不廢餘依所定上批三路緣邊舊差使臣本以賜夏藥
故因勞問今藥既不賜獨往撫問意頗無謂況所賜藥
並題名用寶恩禮甚重今若止令轉運司合散恐失事
體昨秘書丞何琬止以川峽路遠艱於時至故乞止賜
方書今三路地里既非川峽之比遣使勞賜可且依舊
餘依何琬所請 王安石為上言欲興起治道須變得風
俗今誕謾之俗初不改恐無由興起治道上曰人情千
變萬化苦難知安石曰人情要保其往誠難若是誕謾

已著不能明示好惡繼以懲責風俗如何肯變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民所以不用情必是陛下好信不篤故也上曰前後為誕謾絀逐亦不少只是却要審安石曰此事誠要審然既審之後不加誅罰以當其罪何緣肯變緣作忠信甚難作誕謾甚易作忠信獨人主所利於衆人皆不利若誕謾即內外更相朋比人各濟其私欲是誕謾於衆人為利於人主乃不利以其衆人不利所以作忠信難以其衆人所利所以作誕謾易不然忠

信是美名誕謾是惡名人何故不避惡名而捨忠信為
誕謾上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若審處
而當罪小人亦自服安石曰管仲以當理而人不怨誠
可稱然管仲豈能勝盤庚周公盤庚周公乃不能使人
不怨豈是不能審處而當罪盖有使人無怨之道然而
小人妄怨不害為當理若為小人妄怨便以為所處不
當理如此則盤庚周公亦為有失不足法上曰鞠真卿
素倔强及案江西事當罪便不敢倔强安石曰緣陛下

切見真卿罪狀真卿更無人黨助所以不敢真卿在先
朝所以倔强者蓋持大臣短長故大臣驕之至此陛下
若遇姦人人人能如鞠真卿即誰敢不服今陛下察人
不能皆如察真卿故未肯退聽爾小人情狀以市井事
觀之即可見市井賣百錢物只著價二三十錢必忿怒
若著價三五百錢亦必妄為忿怒邀厚價若恰與百錢
即必便肯成交易為能知其情狀故服也今遇小人多
不當其情狀此所以不服更紛紛也人情雖難知然亦

有可見之道在窮理而已

壬申權樞密副都承旨西上閤門副使張誠一言垂拱
殿常朝先內侍喝都知以下至宿衛行門等十八班起
居次通事舍人引宰臣樞密使以下大班入次親王次
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下次宗室使相以下十班入
方引見謝辭或遇百官起居日自行門後通事舍人引
樞密使以下次親王使相以下至刺史十班方奏兩巡
使起居引兩省官入次閤門使引宰臣以下大班入起

居畢百官出絕兩省班出次兩巡使出中書樞密院方
奏事已是日晏況大班本不分別丞郎給諫臺省及常
參官乞遇垂拱殿百官起居合親王以下十班為四班
親王為一班馬步軍都指揮使為一班宗室使相至刺
史為一班使相至刺史為一班其垂拱殿常朝紫宸起
居日親王使相已下班並依舊從之 賜許州民賈士
明錢五十萬先是修諸宮觀皆用黃丹燒硫礪瓦士明
獻瓦法代以黑錫頗省費故賞之 察訪章惇言懿洽

州蠻殺招諭侍禁李資詔遣入內供奉官馮宗道往荆
湖南北路勾當公事及體量蠻殺李資因依以聞後宗
道言資泊舟河側蠻輒圍掩殺之乃詔除元造意并下
手人許人捕殺與補近上班行仍第行賞餘並釋不問
資者辰州流人與張翹同獻策故惇遣資將輕兵入蠻
境招諭資徧宥無謀褻慢夷獠故為所殺

李資事用魏
泰東軒錄刪

修泰錄具去
年十二月

是月置潭州安化縣升七星寨為鎮

武經邊防云七星
寨控海山洞口太

平興國中置魏泰云章惇以潭之梅山邵之飛山為蘓方揚光僭所據遂乘兵勢進克梅山建安化縣又令李浩將兵取光僭師至飛山扼險不能度而還神宗史南江傳六年正月章惇言辰州南江溪洞盡以內屬其新歸地自西以北環數千里依險團族甚衆遣官於懿峽富錦黔州分建城寨是月石鑑言峽富等十七州首領舒光秀等與蠻一千五百餘人納羅甲歸明已勞遣還其地惇又言辰州南江知州管內軍衙首領等各乞納土為王民詔補向永修為西頭供奉官餘補官有差實錄但書安化縣七星鎮與南江傳不同當考是年二月癸巳五月癸丑六月丁丑並合參照

翰林學士曾布權知貢

舉知制誥呂惠卿天章閣待制鄧綰直舍人院鄧潤甫

並權同知貢舉

二月乙亥朔詔供備庫副使太原府代州路都監蕭士

元罰銅十斤府州都監成恭二十斤先是便殿引呈虎

翼軍士蹶張武藝疏弱上問出戍所隸以二人對故坐

責

七年正月士元分畫地界

右千牛衛將軍叔姁言姊適侍禁王

益廣赴官吉州益廣道病失心刺殺婢繫真州獄以姊

無依遣人迎之而貧不能自歸詔真州賜錢三萬津遣

仍給驛券

丙子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肅前知瀛洲遭母喪服除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劄
子上曰肅近臣宜以詔乃以詔起之 禮部貢院言乞
依發解條以前次科場明經到省及明經奏名人數同
比較係若干人到省取一人奏名外據所剩奏名額並
撥添進士奏名即雖到省人數多合格人少亦將不合
格明經奏名人額添進士從之

丁丑秘書丞崇文院校書朱明之為館閣校勘 詔開
封府判官梁彥明推官陳忱各罰銅十斤去月十四日

揮使李師錫擅傳語開封府官行遣而彥明忱不察虛
實親從官阮睿本不與喧競亦決杖御史蔡確彈奏開
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貶故罰及之

蔡確疏據陳瓘尊堯餘言
兼中書及密院時政記

先是安石從駕觀燈乘馬入

宣德門衛士呵止之撾傷安石馬安石大怒請送衛士
於開封府又請罷勾當御藥院內侍一人上皆從之安
石猶不平確奏疏曰宿衛之士拱衛人主而已宰相下

馬非其處衛士所應呵也而開封府觀望宰相反用不應為之法杖衛士者十人自是以後衛士孰敢守其職哉上善確言然宰相乘馬入宣德門是非上卒亦弗究也

此據陳瓘尊堯餘言請罷勾當御藥院內侍一人不知姓名又不見於它書當考

安石自叙

其白上語云親從官撾擊坐車及旌旂臣至宣德門依常例於門內下馬又為守門者撾馬及從人臣疑親從官習見從來事體於執政不敢如此今敢如此當有陰使令之都緣臣居常遇事多抗爭曲直臣所以如此者

乃為義故豈敢以私事肆為驕驤不遜恐姦人欲以此
激怒臣冀臣不勝忿因中傷臣以為不遜臣初所以不
敢辯者疑有條制從來承例違越及退檢會乃無條制
問皇城司吏亦稱無條制及問體例却據勾當皇城司
繳到巡檢指揮使畢潛等狀稱從來合於宣德門外下
馬臣初執政即未嘗於宣德門外下馬且宣德門內下
馬非自臣始臣隨曾公亮從駕亦如此上曰朕為親王
時位在宰相下亦於門內下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

曰此所以不能無疑欲具劄子乞勘會依條例施行上
許之安石又言檢到嘉祐年後行首司日記並於門裏
下馬然問馮京則云忘之記得亦有在門外下馬時而
文彥博遂揚言云我從來只於門外下馬

不知下馬儀制竟何如

安石又云中書驅使官溫齊古見堂吏看棚者云守門
人自相與言擊宰相馬驚致傷損罪豈小一員僚曰
我豈不解此但上面逼得緊將奈何齊古以白王珪然
齊古者憚入獄置對安石問之乃言不記堂吏姓名安

石亦不復以齊古言告上也

溫齊古事據日錄二月二十八日所載今移入此王

銓元祐補錄蔡確傳云王安石方用事確揣知上有厭安石意會上元駕出而宮中約嘉岐二王內宴從駕還至禁門岐王馬攙安石先入從者傷安石所乘馬目事送開封府岐王待罪安石堅乞去事未判會確以他事對上忽問岐王從人擊宰臣馬為犯分確忿然對曰陛下方惇友悌以化成天下置上元禁中曲宴以慰慈顏安石大臣亦宜體陛下孝友之意若必以從者失悞與親王較曲直臣恐陛下大權一去不可復收還矣上瞿然驚曰卿乃敢如此言王安石耶自是有大用確意據安石日錄并中書密院兩時政記載此事頗詳嘉岐二王從者實未嘗居其間陳瓘論辦亦弗及也不知王銓何所傳聞疑銓增飾之附見當考陸佃所編安石文字有三劄子皆論宣德門事今並附此其一曰臣今月十四日從駕至宣德門依逐年例自西偏門入有守門親

事官閉拒不令臣入搥擊臣從人鞍馬從人告訴而臣竊恐成例有違儀制所以未敢陳奏尋取責到行首司王冕等狀稱自來從駕觀燈兩府臣僚並於宣德門西偏門內下馬却於左昇龍門出兼檢到嘉祐八年熙寧四年本司日記體例分明又會問得皇城司吏手狀稱宣德門即無兩府臣僚上下馬條貫尋又令會問自來體例却據勾當皇城司狀稱取到在內巡檢指揮使畢潛等狀稱自來每遇上元節兩府臣僚合於宣德門外下馬切緣臣自備位兩府以來上元節從駕並於宣德門西偏門內下馬門衛未嘗禁止獨今年閉拒不許入而隨以搥擊會問到皇城司又稱即無條貫却只取到在內巡檢指揮使畢潛等狀稱自來合於宣德門外下馬雖據皇城司取到畢潛等狀內所稱如此即與行首司王冕等狀內所稱自來體例不同伏乞聖慈以臣所奏付所司勘會條例施行所有取責會問到文狀謹具劄子繳連進呈取進止正月二十四日臣安石劄子其

二曰臣近論奏宣德門西偏門事間已送開封府勘會
臣止為自來兩府臣僚下馬有常處而今來皇城司與
中書行首司所稱各異理須根究乞付所司定奪使人有
所遵守至於禁門中衛之人既見元無條貫遂有止約
亦無深罪伏乞聖慈詳酌特加矜恕干冒天威臣無任
惶懼之至取進止二月日臣安石劉子其三日臣檢御
無素乃至私人干犯禁衛惶懼震擾不知所圖方俟得
望清光昧冒陳叙伏蒙聖恩曲賜慰諭臣誠感誠恐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林希野史云使相在假或云惠卿
多變其事不樂如此或云上幸苑中因問諸巨闥闥皆
伏地叩頭流淚云今祖宗之法掃地無遺安石所行害
民虐物臣等知言出必取禍不敢不言願陛下出安石
臣等亦乞遠流海外以示非敢害宰相而為身謀又云
安石上元乘馬從駕還棘園中回駕觀百歲相公馬至宣
德左扉將入親事官攢骨朶止之馬勢不止大閹張茂
則叱止之遂目親事官執其馭者而毆之曰相公馬有

何不可茂則曰相公亦人臣豈可如此得無為王莽者乎安石訴茂則毆傷其馭上使驗問傷狀安石不樂遂求去又云上元雩於看棚有指使輩不伏衛士指約喧鬧遂提衛士送開封府即時四人各決杖十七合該降配取旨上方知索開封府案閱之送府令再勘上使使喻鞏彥輔曰不可徇宰相意盡公勘之彥輔亦寬其過指使者罰銅大程官書表司各決二十後遂著令指定下馬處按希所云比它書尤詳張茂則鞏彥輔等姓名合增入姑附注此

已卯詔淮南轉運使自今小麥若收糴般運每斗價錢七十以上即折納錢初有旨官吏及坊監諸班直諸軍應給小麥而願給錢者聽至是三司乞下發運司權停

運小麥故有是詔 詔熙州城下洮河及南北關渡口
並置浮橋 熙河安撫司言熙州新堡寨合置酒場欲
且聽蕃部自募人從之

庚辰賜諸王府記室參軍王昇紫章服侍講鄭穆緋章
服以嘉王顯開府而昇穆隨府遷也

辛巳司封郎中直昭文館知潭州潘夙為太常少卿初
夙為荆湖南路轉運使嘗遣邵州通判賈師熊三以兵
丁破蠻寨及鄆達知邵州以三千人攻楊昌透為賊兵

追襲至牛脊嶺日暮幾陷沒賴夙遣裨將劉杲引兵救之乃免又遣周士隆丁佐堯以衆深入據要害賊窘遂出降使者言其功如此人至今賴之而夙未嘗自陳故有是命

夙為湖南運使乃嘉祐三年六月

壬午詔應有虎豹州縣令轉運司度山林淺深招置虎匠仍無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殺除官給賞絹外虎二更支錢五千豹二千並以免役剩錢充從利州路提點刑獄范百祿請也

癸未知廣州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師孟為諫議大夫再任猶以修城功也

乙酉詔司農寺體訪西川艱食州縣如有災傷發常平倉減價賑濟諸路準此以御史劉孝孫言西川年穀不登諸州米價騰踊人艱食故也上批聞濠壽二州去秋被水今春乏食可令監司體量以聞

庚寅司農寺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恐非朝廷寬卹愛養之意乞詔諸路提

舉司併省冗役以次蠲減常留二分寬剩以為水旱閤放之備上批陝西之民數困科調最為貧弱所出役錢獨多諸路誠為可恤宜依所奏

辛卯賜熙河經畧司錢三千萬緡以備邊費

癸巳上批付樞密院章惇奏富州向永晤亦欲搆變以百姓不從遂止詳此乃知內附蠻酋以其不能擅誅剥之利大底皆懷怏怏所樂歸化者獨部民耳惇等昨乞補置職名太為微薄雖朝廷已加等推恩尚慮未愜所

望可令更切相度如合再與推恩仰速具奏所有舒光秀光銀允財元長硤民既不欲復來又其壻已背叛必難遣還舊穴如就辰州各優與一差遣不惟弭患亦自不失恩信未知可否并令疾速相度具奏於是樞密院言臣等已依聖旨令章惇再相度推恩欲乞作朝廷意別轉兩資仍令惇相度舒光秀合與差遣更乞空頭宣命二十道付惇準備填給舒光銀等差遣上批今若因懿洽等州作過應內附蠻酋例遷兩官深慮啓驕長惡

事體未便兼如向永晤輩亦恐難與忠順者一等推恩
宜降空頭宣命五十道付章惇令就近相度量輕重以

使喚或防守得力為名優與補置

此據御集前段十九日事後段二十五日

事今并書之常考御集二月十四日上批辰州黔江口
新寨與土狴生蠻鬪敵得功兵員可令章惇疾速量功
狀大小犒賞厚與支賜外仍具保明聞奏當議越等優
與轉資酬獎本處即日兵勢寡弱故須當如此指揮以
鼓舞士氣也荆湖南北路見修城寨防托等一行兵員
土丁並與特支南北江已歸順頭首特與支賜已上可
並定例進呈令馮宗道齋去二事並係御集二月十四
日上批今附見與正月末所注南江傳合一處看詳土
狴狴

丙申西京永昌陵上官火焚東神門其後西京言永昌陵都監張保壽不覺察軍士門卒等欲陷十將李榮因致此火會德音乞特貶降安陵康為政熙陵張若谷亦乞量責罰詔保壽為政若谷並勒停保壽追一官

保壽等責

罰在四月十四日

是日王韶克河州

新紀係之三月丁未蓋因奏到日今不取

丁酉詔以秦鳳路軍馬六分屬熙河路人二萬九千七百二十二馬三千二百七十八駐泊兵一萬三百二十八馬九百四十八土兵一萬八千三百九十四馬二千

三百二十並屬熙河路遇有邊事則以涇原將官領本
路土兵并山外弓箭手防托為策應兵先是析秦州威
遠寨以西別置熙河經畧總管司命王韶張詵及永興
軍路轉運使趙瞻同分定兵馬數至是始條上故降是
詔王韶趙瞻等受詔分定兩路兵在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今并書右諫議大夫提舉
上清太平宮閻詢為給事中致仕詢無傳

戊戌以歸明人黃全諫為三班奉職辰州指揮使仍賜
銀絹袍帶初洽州蠻李光全等欲連富州村圉為亂全

諫執送官故賞之其後章惇言賞全諫太優恐難繼其次三人止乞與殿侍上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則安能使人人踊躍有趨賞之心而懿洽不敢出而求助陛下每恐賞輕重不等即有人觖望如漢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趙子第四人若畏功臣觖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趙人心今賞全諫正是封趙子弟之意人主作威福若使人臣各自較量厚薄操券以責人主恐人主不可勝責故太祖責川班援例求賞盡誅

之所以銷人臣悖慢之氣而長人主威權若能如漢高祖收趙子弟即人臣有觖望為亂者厚賞令衆誅之而

已上極以為然

此事見日錄五月三日今移附於此

已亥詔荆湖北路提舉司撥昨常平本度僧牒五百與轉運司充軍費 權判司農寺李承之言常平法並宜作一料給散詔司農寺令諸路具利害以聞

辛丑權度支副使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沈起為天章閣待制知桂州代蕭注也注在桂州自特磨至田凍州

酋長遠近狎至注問其山川曲折老幼存亡甚得其懽
心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策平交州者輒火其
書會起言交州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罷注歸

此據注本傳十

一月甲子用注遺表推恩當并此

其後起更為征討計卒以此敗初議

用起馮京言起前為陝西轉運使慶州兵亂起閉長安
城不敢出人疑其怯上曰賊到城下城中又無人守備
安可不閉城此非起過也王安石曰起在陝西誠無大
過去江寧時臣嘗奏以為可留衆論所以攻起尤切者

蓋以起嘗辨正王韶李師中曲直故為人所惡陛下牽
於衆毀故不欲留起耳 詔開封府界提點司昨引見

保丁該免春夫一月如當時免夫日分不及一月即候
將來差夫各與通計免之 檢正刑房公事李承之言

自今試刑法人如經再試當推恩者惟上等依例升擢
外餘並比較前得恩例併計施行或昔重今輕者更不
推恩從之 先是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章衡等使契丹

還言罷河北沿邊鄉巡方手非便於是提點刑獄孔嗣

宗復以為言上曰此失之在初也今若復置彼必益兵相臨遂至生事不能已不可不謹既而王安石因嗣宗議修滹沱河枉費且壞塘泊忤安石意遂歷指嗣宗懷姦曰嗣宗前論巡馬過河云敵驕蹇須得奮不顧身以忠許國敢與敵抗之人乃能了邊事此蓋專為張利一遊說也昨見同時奉使者言罷鄉巡非便故嗣宗亦言其非便陛下試思近歲使契丹人亦嘗有連狀言邊事者否如章衡是憂國好言事者否天下事又豈特此一

事可言此陛下當深察人臣情態也

元祐史官云孔嗣宗章衡等使還言

此紹聖史官因之又云嗣宗奉使契丹與章衡等連狀按嗣宗未嘗為北使也亦未嘗與章衡等連狀也但相先後有言二史官俱失之王安石日錄於六年五月二十日載此事甚詳紹聖史官專以日錄為主其筆削乃如此牴牾亦太疎矣今仍采日錄刪修庶不失事實

延州言順寧寨蕃部逃

入西界蕃官劉紹能以兵襲逐不及反捕西人為質上曰自許夏國修貢以來近邊逃背生口皆送還意極恭順今紹能即以兵出界人情必生憤激可嚴戒邊吏自今毋或生事

壬寅知許州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韓絳為大學士知大名府仍詔入覲遇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出入如二

府儀

詔乃二月十一日今并書

判大名府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

侍中韓琦判相州從所乞也琦乞解旄鉞不許 詔兩

浙路提舉鹽事司未得劾諸州軍虧失鹽課且以課利

增虧及違法重輕分三等以聞 先是王安石以病謁

告彌旬乃求解機務且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

上不許曰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朕必有待遇卿不至

處且恕朕宣宣德門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辨宣德門事
正恐小人更以臣為驕僭事既明白又復何言上曰令
子細推究實無人使安石曰臣初豈能無疑既已推究
復何所疑上曰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
無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德日躋非臣所能仰望
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賢路又病所以求罷非
有它上曰朕置卿為相事事賴卿以濟後來可使者何
人孰可以為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豈可謂無其人但

陛下未試用耳上曰卿頻求出於四方觀聽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終始者曉譬安石安石曰臣前所以求罷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義不敢不求罷今求罷真以病故非有它且古今事異久任事積怨怒衆一旦有負敗亦累陛下知人之明且又病若昧冒必致曠敗上再三曉譬安石乃乞告將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喻旨於是安石復入視事留身上謂安石曰必一成安好安石白上猶病昏暗煩憤後來有可

用者陛下宜早甄擢臣恐必難久任憂責上曰雱說卿
意似不專為病朕亦為雱說必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
與有為故欲去耳安石曰陛下至仁聖臣豈有他但後
世風俗皆以勢利事君臣久冒權位不知避賢即無以
異勢利之人况又病必恐有曠敗致累陛下知人之明
所以力求罷也

陳瓘論曰雱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在
廷之人皆小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論

無足辨者至於造神考之言曰度朕終不足與有為則
是託訓以薄君父也可不辨乎御集上批夔州路平蕩
夷人了常遣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
往彼傳宣撫問及賜得功官吏將校軍兵土丁等特支

茶藥此據御集乃二月事但無實日又云孫楠已下支
賜茶藥將校軍兵土丁等特支依早來處分按孫楠五
年閏七月移湖北漕九月改知荆南尋復故此時不在
夔路又所稱夔路夷人當是李光吉等三族然三族於
四年三月已安集不應踰一年後方有此
指揮或恐御集編次偶不詳姑存之待考

廢果州流

溪縣為鎮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三月甲辰朔詔秦鳳路效用進士竇長裕竇
解招納蕃部有勞貢院考試不中格宜依特奏名人例
就試

丁未權知開封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絳兼侍讀學士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御史劉孝孫言絳決獄多徇私情
乞改除散局而絳亦懇求罷府事故也 知瀛州龍圖

閣直學士孫永為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永在瀛州
凡二年於是召入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河捕魚巡檢
趙用擅引兵北渡焚族帳故敵數侵畧境上上遣中使
密訪虛實因奏南北通好久但緣趙用起釁若罪之則
無事矣頃之敵聚兵連珠等寨亘四十里邀邊臣會議
永遣使諭以邊吏冒禁已繫獄矣何至是耶敵曰若罪

人已治能以醪糒犒師則當歸永令霸州遺而遣之

趙責

用在五年閏七月十三日

熙河路經畧司言二月丙申

二十日克復

河州斬千餘級摩正遁走生擒其妻子是日守香則城
鈐轄奚起言蕃賊數千犯城掠輜重糧草侍禁田瓊部
弓箭手七百餘人救援至牛精谷及其子永吉皆戰死
丁酉二十三日遣苗授等領騎至香則城殺退蕃賊臣等以
大軍繼之進討牛精諸谷助賊蕃部焚蕩旗帳獲千餘
級即日回香則城經度版築以道路尚阻戊戌

二十四日又

遣景思立王君萬通路斬三千級復得所掠及獲牛羊糧斛等不可勝數於是輔臣皆賀上謂王安石曰非卿

主謀於內無以成此

紹聖二年九月苗授傳授上黨人從韓琦辟為陝西經畧司准脩差

使累遷供脩庫副使熙寧五年朝廷新復鎮洮明年授以兵從王韶為先鋒破香則城進拔河州賊退圍香則城以迎歸師韶遣裨將田瓊救之鬪死乃以五百騎屬授夜馳往授勒所部令日晨當擊賊士卒皆賈勇大敗之休卒二日賊猶要我于喀木滂注矢如雨衆懼授聲言曰第進無恐彊排數日且至前驅者傳呼賊驚亂力戰數十里斬首四千級居數月又破賊牛精谷斬首三百級遂取河西諸城城之賜號定羌又城香則賜號寧河寨始盡得河湟故地徙知德平軍授知德順在時河五月四日黃琮劉舜卿薦授四月二十七日可考

洮岷州雖共為一路而實未復韶方圖進兵上手詔令
所議不須申覆及上奏亦不必過為詳謹妨事韶以香
則城為大軍來往根本地乃先令城守然後領兵由此
討定河州摩正戰敗棄城躍去會降羌反變復圍香則
而諸羌結集屯積慶寺以應之韶回軍欲擊諸羌而摩
正已復入河州韶兵首尾不相及乃止解香則圍破積
慶寺諸羌而還 詔贈田瓊禮賓使妻封縣君父晉弟
祥各遷一官賜銀絹各三百錄其子孫三人永吉子一

人仍令厚撫其家已而王韶奏瓊所部兵亦獲三百餘級然失主將欲不與賞蔡挺以為非親兵當賞王安石曰明告諭以有功特放罪更不賞則足以明法又議瓊親兵文彥博曰前後行遣不得政緣事干衆爾挺曰李憲欲俱不與賞安石曰將死事若左右前後力可以裒助之人不能裒助而不誅即今後將官難保首領兼將官御士卒尚嚴若將死而左右前後之人可以無誅即因兵交之際害其主將主將被賊殺者有矣以此須宜

懲其左右前後力可以掇助而失於掇助者若本不在左右前後而力戰有功反以失主將不賞又或加罪即不為允緣兵事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勢不能相及即無緣任其罪責雖復殺之於後何所懲艾臣以謂須下王韶令推問瓊左右前後兵級力能掇瓊死者禁奏聽裁其餘有功者令依例疾速保明聞奏或以為當密或以為動衆上卒從安石議安石又論瓊父子死事一子又傷宜以瓊所合遷官於例外更遷其子官上以為然上

連日悼痛瓊不已也 熙河路副都總管高遵裕言臣

初欲同領兵收復河州以牒知夏國點集甚盛遂議留

臣為熙州聲援甲午

二十日

大軍行後三日告捷會牒報

西兵至不知其數見已過黃河在天都山蘆子川去本

州裁三驛又馬銜山後康古見有人馬五七千出沒巡

綽臣已報王韶等請分率已勝兵馬數千回赴本州以

威示夏人使知已復河州以折其內侵之謀為熙州根

本之固上批恐遵裕以不得預河州之行故張大夏國

聲勢希功生事可嚴誠約但令謹備毋得小有侵犯已而上令止用可嚴誠約以下批語付之初議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寨以漸進取故一舉拔武勝今兵未足糧未充一旦越數舍圖人之地使賊能阻要害我軍進無所獲退不得旋殆矣王韶與李憲笑曰公何遽相異耶檄遵裕守鎮洮韶既行或傳賊且至熙人大恐遵裕單騎宿城外衆恃以安

此據遵裕本傳今附見
韶遵裕謹備後衆恃以

安等語
當考

上既閱河州奏曰聞外間紛紜以為王韶全

軍覆沒此必高遵裕唱之王安石曰造作如此語言者衆恐非因遵裕唱之也遵裕但不能料夏國不敢來爾如王韶即從初便料知夏國不敢來上曰若不能料即不敢往河州矣初河州未聞吉語蔡延慶牒張守約令留千兵守二堡以三千赴掾王韶開道路守約奏往催促軍須所牒如前臣以為二堡不足守今韶以精兵萬人尚為賊所扼臣以三千人往必恐敗事臣以此不敢依軍須所牒盡領五千人往蔡挺言守約當紕事與高

渙相類才見賊便逗留避事不紬無以御將帥安石曰
守約但不從軍須所牒留人非避事不往挺曰軍須所牒
固不當從緣與高遵裕商量高遵裕即合節制守約者
文彥博曰但言與遵裕商量却無遵裕牒挺固言守約
當紬上笑曰守約非不行第要盡將兵去耳挺及馮京
皆言守約不合多要兵安石曰若如所聞韶以精兵萬
人往而見扼即守約以三千人為少不足怪挺又爭曰
經畧使被圍三百人亦當往三千人乃不肯往安石曰

軍須所牒守約恐不當遵稟上曰固也既而樞密院乞下王韶相度如經畧總管不在本州合令何人權節制上曰自是蔡延慶不合干預節制高遵裕當節制分明安石曰朝廷置官各有職分今不當旋問王韶挺言經畧使出副總管一面指揮兵馬從來有此例安石曰只為近年無經畧使出外副總管在內事然不妨副總管節制得兵官挺又言臣巡邊時副總管亦不敢行文書安石曰從來副總管不敢干帥府權柄又經畧使雖出

實無事可施行故不敢行文書耳若經畧使圍閉隔絕
即副總管指揮偏裨會合孰敢不從且孰以為越職彥
博因言高遵裕懷姦若通遠軍空虛致夏國兵來踈虞
即以為蔡延慶罪安石曰通遠軍踈虞則高遵裕亦不
容委罪蔡延慶上曰或是怒遽如此無它意否但令高
遵裕分析如何不行遣却令軍須所移牒馮京曰蔡延
慶等得此疑朝廷責怒必惶擾上曰無妨蔡挺又言恐
王韶既往康樂城高遵裕未知所領職分安石曰但下

指揮問經畧使在河州副總管自合節制因何却令軍
須所行遣軍事令分析聞奏即遵裕自知職分上以為
然吳充等又言恐韶不欲以節制付遵裕故令相度安
石曰若韶疑遵裕害事自當奏乞移却如未移却當各
守職分上曰除移却即可若不移却自合還彼職分已
而蔡延慶自劾擅指揮軍事以倉猝故乞上坐臣罪僉
謂延慶無可罪安石曰延慶終以為都總管不在故無
人可指揮軍事高遵裕亦習見目前事不謂可以節制

諸將固當分明說與令知職分僉欲立條安石曰不用更立條但云都總管既出即副總管自合節制以次官指揮軍事僉以為須事干機速申稟不及者乃聽如此吳充曰恐鄰路難關牒上曰若軍須所關牒鄰路亦自可承稟安石曰新條鄰路事應出兵不出兵致闕誤即有責雖一使臣行文書若合出兵即無不肯出兵之理蔡挺又曰事干機速若高遵裕要討岷州王韶不在本司使用此指揮出兵如何安石曰若出兵應機會不致

闕誤即奚傷但恐不應出兵而妄舉動即自不可文彥博亦以為然乃詔諸路都總管遇出入本司兵馬機速事申稟不及者副總管聽專行

詔下乃四月十八日辛卯今并書于此

詔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張穆之與熙州官吏制置市易條約以聞初王安石議遣穆之上曰蔡延慶已自任責更遣穆之恐非延慶所樂安石曰市易事穆之經畫頗有序欲令穆之往彼助王韶勾當上曰第恐韶未暇安石曰固為韶未暇所以遣穆之若穆之勾當即都不妨

韶經畫邊事而市易事亦漸成立上曰善

戊申河北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韓縝知瀛州中書始
欲用縝知許州上曰縝可惜令閑乃召孫永而使縝代
之太子中舍權發遣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趙
子幾權發遣河東路轉運副使時子幾副曾孝寬察訪
河北未還也

日錄此時欲令子幾察訪河北今乃除河
東漕不知何故兼子幾副曾孝寬使河北

此時亦未
還當考

己酉御集英殿試禮部奏名進士

庚戌試特奏名進士上以特奏名人闡茸而多與官害治又言學校法終當草王安石曰此餘事恐久遠須立法命制誥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兼同修撰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舉人士皆趣義理之學極為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況士大夫乎上曰舉人對策多欲朝廷早修經義使義理歸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國子監沈季長親嫌固辭雱命上弗許已而又

命安石提舉安石又辭亦弗許

丁卯舊紀書詔王安石設局置官訓釋詩書周禮義即此事也今不別出

辛亥試奏名特奏名明經諸科

甲寅中書言御藥院誤以義由散通禮張箕等五人作義

題欲別試箕等諸中書從之今御藥院具析以聞

究竟如何當考若無它即

當削

詔熙河州效順蕃部首領厚加撫賜令三司以銀帶三

百付本路 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致仕謚懿敏王素卒

丙辰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西太一宮使贈太尉謚惠

穆呂公弼卒 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九分詔自十

四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仍內出德音降天下死罪囚
流以下釋之先是三日上批時雨應祈稼穡是賴獲此
嘉應非朕敢任其赦天下與民均福王安石曰民每欲
雨陛下輒一祈未嘗不輒應此陛下至誠感天之效然
今歲日食正陽之月恐宜以此降德音上從之 樞密
都承旨曾孝寬等言定武臣叙法詔依所定施行先是
武臣犯贓經赦叙復舊官後更立年考陞遷上曰若此
何以戒貪吏故命改法至是孝寬等議定大畧倣中書

文臣叙法而少有增損比樞密院舊叙例為寬

比舊叙例為寬

朱史削去不知改法初欲戒貪吏後乃從寬何故當考

已未太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察

訪永興秦鳳兩路常平等事大理寺丞京西北路提舉

司勾當公事李察副之

承之本傳云轉運判官楊燾恃勢不法承之悉按以聞舊紀

載二人察訪新紀削去

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朝官選人

或舉人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

教授一員委國子監詢考通經品官及新及第出身進

士可為諸路學官即具所著詞業以聞

新舊紀於己未並書置諸州學

官

供脩庫副使苗授為西京左藏庫使內殿崇班閣

門祇候王存為內藏庫副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王

君萬為崇儀副使左侍禁韓存寶為供備庫副使左班

殿直魏奇為內殿崇班三班借職劉普為左侍禁披帶

班殿侍趙簡為左班殿直左班殿直繳順為東頭供奉

官右班殿直郝貴為西頭供奉官三班借職毛政為右

侍禁三班差使孟志王維新為左班殿直三班借差趙

宣下班殿直吉慶並為右班殿直凡十四人皆以河州
功最經畧司請先行賞故也後又第有功人為六等自
三官至一官及遞減磨勘年限有差上初閱河州奏亟
令下王韶速具功狀諭以當厚賞王安石曰但如下熙
州時為復加厚上曰熙州已厚既而曰熙州時許以厚
賞後乃不如儂智高時人失望安石曰諭以比下熙州
時更優加酬獎可也上又曰河州戰人已屢勝自計各
有功更令復往恐疲苦須更代僉以為太宗取河東遂

取幽州無功正為如此安石曰人情或未可知但合問
願往者且留願歸者即聽歸據數于涇原選代可也上
曰善先是王韶與李憲連奏河州事于是蔡挺白上功
狀只下王韶定或并下李憲上令只下王韶曰韶正立
事必不肯為私安石曰王韶是大帥自合委韶何用更
委李憲上從之

此據日錄係初
八日事今附見

它日安石又論李憲

獨奏邊事及與王韶連奏經畧司事皆非體文彥博亦
以為韶不當如此上令指揮憲勿書經畧司事及獨奏

蔡挺曰如此即憲却要奏事不得上曰憲自要奏事無

妨但不當獨奏及連書經畧司兵事爾然指揮竟不批

出

此據日錄二十四日事今附見王安石以為蔡挺作姦也

安石又白上曰陛下賞

功不當倦人臣用命甚難人君出爵祿甚易陛下出爵

祿尚倦則人臣用命豈能無倦又曰凡軍賞不厭厚初

雖費財及其士勇勝敵四夷率服會當橐鞭而治豈復

患軍賞費財

此見日錄二十日今附此

庚申詔春試出官人上等賜進士出身中等以上升一

季名次

四年十月改立銓試法六年三月始書春試恩例八年亦但書春試九年十年則春秋並書大

抵實錄初無義例今亦因之

辛酉夔州路勾當公事著作佐郎曾阜為太子中允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判官先是阜將命措置保甲還朝得對遂擢用之 侍御史劉孝孫言龍圖閣直學士張燾不奉詔條不忠先帝當官貪墨臨事暗狠在成都日有部吏李孝寬嘗作忠孝書責之燾不能答今具繳進乞出燾守閑郡詔成都府路轉運司考實以聞

竟無聞明年正月丙

辰張燾知河
中或因

士成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明經諸科余中以下及
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中常州
人也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
進士諸科舊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于人
至是始賜之 右正言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知諫
院管勾國子監常秩罷天章閣侍講及諫院從所請也
秩初免修起居注未幾復面乞罷去上驚曰方賴卿德

義何遽求去也於是又以疾求歸上遣內侍就第諭旨
秩固稱疾詔賜告仍聽免二職王安石白上曰風俗患
不忠信無廉恥至甚如秩美行宜加崇獎留之在朝足
以表勵風俗如諸葛亮以許靖有人望使為三公此已
自不情非所以率人為忠信上曰鄉者秩人望極甚曾
公亮嘗言召出必壞却安石曰人各有所用如秩安貧
守節在朝不為無補也 詔改環州通遠縣尉為主簿
仍減罷弓手其州界盜賊責管界都同巡檢鎮寨等處

盜賊責地分巡檢從知州种諤所請也

癸亥御集英殿賜特奏名進士明經諸科同學究出身試將作監主簿州長吏文學助教總六百九十一人

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諫院張琥為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先是知制誥闕中書擬用琥上不許曰琥脫空又無能問時事都不對乃言它事王安石曰以人望言琥行義豈不及蔡延慶上曰延慶行義亦自有所闕安石曰如此則難使在職陛下當明著

其反覆罪狀罷之上又以為罪難明安石曰陛下若以言語前後不復放廢人即左右前後虛位宜多陛下固有明見其誕謾而都不以為非者上曰見即更不進用也於是琥三上章乞出上謂安石曰前議琥得無漏乎安石曰雖不漏琥豈容不覺故有是命

張琥事見日錄五年十一月十日

八日

是日上謂王安石曰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者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草安石曰臣固嘗論此此固易變但要措置有方便見在人無苦而來

者有以制見在人則雖變革無患

陳瓘論曰安石欲變宿衛之法先於經義

創立新說然後造為神考聖訓謂當急變其法蓋託於先訓則可以必聖主遵行文以經術則可以禁士大夫竊議二者行於前三衛作于後漸危根本忠義寒心人皆獨罪于卞京安知謀發于私史若非陛下守藝祖之宏規循累朝之成憲使彼二書之說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又陳瓘上書曰臣又望陛下特垂聖問問洵仁等曰日錄書神考之言曰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而主名不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國家自有宿衛法以來果有衛士擊傷指揮使而捕捉不得者乎嗚呼安石欲變宿衛之法也久矣先於經義創立新說然後矯託聖訓書于日錄二書行于前三衛作于後搖動大法忠義寒心卞等繼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執此動搖之計以為國是豈不誤朝廷之繼述乎臣道之專彊可不辨哉又陳瓘封事別奏蔡卞等傾搖

大法曰臣竊惟大法者宿衛之法也改為三衛卞唱之也新經有張本之議日錄有包藏之迹違神考畏憚不面讚成退而匿迹京由之而不悟它人豈測其用心當籌于手足之間睥睨我爪牙之地嗚呼昨者若非陛下聖斷不惑則其傾搖未遂止也人皆獨罪于卞京而新經之詭說日錄之匿論反復詳密數千萬言皆巧拙之策也孰為陛下畧陳之乎按王安石欲變宿衛法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及十二月十三日自後累嘗致意矣經義創立新說當考兵志第一卷云元豐中義勇保甲逐上番以代禁兵其巡檢縣尉司所省募兵亦數萬詔闕額弗補者會其材費儲之專以待武備之用自後民兵數遂踰募兵而國用亦省又議欲擇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法番上以備宿衛事雖未行然其規模宏遠矣要見宿衛法卒不果變因附注此

甲子交州李乾德遣使貢方物

乙丑太子中允史館檢討沈括為集賢校理

丁卯羣臣再上表請御殿復膳不許 詔自今進士諸

科同出身及授試監簿人並令試律令大義或斷案與

注官如累試不中或不能就試候二年注官曾應明法

舉人遇科場願試斷案大義者聽如中格排于本科本

等人之上

四月二十六日可考

詔別試所考試官館閣校勘蒲

宗孟黃履各展磨勘三年點檢試卷官蔣夔范祖禹並

降遠小處差遣坐進士李士雍對義犯仁宗藩邸名誤

以為合格故也

秦鳳路經畧司言二月丁亥

十三日熙

河通遠軍西路蕃漢都巡檢文思副使劉惟吉領兵及

永寧等寨兵五百策應滔山等寨已丑

十五日

至滔山庚

寅

十六日

又得臨江寨報有蕃寇攻圍惟吉即率所部潛

由實卜沙谷辛卯

十七日

至臨江有蕃賊約二千餘惟吉力

戰追奔過江詔經畧司速具將士戰守功狀以聞其陷

敵人口優給賙卹所焚廬舍給修造錢已而經畧司言

賊攻二寨諸將互戰有功詔惟吉遷西京左藏庫使餘
推恩有差先是朝廷以臨江寨兵止三百人而蕃賊攻
圍者甚衆詔王韶分兵救應而韶奏今方修築康樂城
賊欲牽制故攻圍臨江若輟兵以往則賊計得行不如
委臨江與攻弗掾萬一有敗事俟城康樂畢工回兵蕩
除未晚王安石曰韶奏甚當且以臨江委賊攻之未必
能破文彥博曰此豈可不救向王韶料河州必不用兵
乃過河殺六七千人韶所計未必是安石曰韶若不領

涇原精兵往為賊所敗即是失計既領精兵八九千自
隨即是防賊旅拒非乖本謀也安石又曰將帥居常未
有敢言委城寨與賊攻而不掇以敗事為不足恤者王
韶獨能如此亦恃陛下知故也若非陛下知則必以疎
濶得罪朝廷矣上曰自來將帥非盡不能誠不敢爾上已
見日錄此月二十然將來修築次序如何安石曰韶已
日朱史并書之有奏必是先修康樂畢即修香則最後修河州也上曰
蕃戶既未定香則如何可守安石曰蕃人既已屢經討

蕩所存餘衆固已氣索就令作過圍城若城中有五百

精兵豈易攻破况城外盡是蕃戶又未須官軍保護加

以去熙州救援止五十里豈憂難守

已上見三月二十二日

安石

又白上今將校士卒見殺賊易以得功則人人且欲以

討蕩為事恐韶難于逆衆遂至多殺今兵威已振宜施

恩德手詔王韶招撫上以為然

已上見二月十二日

因論慶厯邊

事安石言大臣以門客故人之故開方畧之科因此繆
及京師市井間富人買策求得官者甚衆方仁宗盱食

邊人肝腦塗地之時乃更營不急之私如此則其不憂
邊計可見何由勝敵乎上曰此所以書稱難任人蠻夷
率服也

已上見二十日新舊錄並稱今月丁亥蓋誤也丁亥二月十三日今改之

戊辰大理寺丞京西北路提舉司勾當公事李察同管
勾本路常平等事 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各一
員從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惠卿請也 賜西界歸明
人李崇貴開封府界屋租錢日五百初上批賜崇貴田
十頃後復改之

已已詔試中刑法莫君陳遷一官為刑法官次四人送
法寺試斷案或充提刑司檢法官次五人各循二資十
一人各循一資餘各不依名次路分指射差遣一次及
止免試注官京朝官比類酬獎仍自今試法官斷案刑
名約七件以上十件以下

庚午制授李乾德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權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權永興軍
等路轉運使職方員外郎張頡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

副使頡首議開梅山及章惇往經制頡時居夏鼎之桃源數遺京師書言南江殺戮過當非辜者十八九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惇病之欲弭其謗乃言今成功乃因頡謀詔賜絹三百疋執政猶恐其異論會頡服闋亟移公弼陝西以頡代之今使道赴江淮于是不敢食魚之謗遂息

此據魏泰東軒錄七年十一月四日又賜銀絹

常州團練推官呂升卿為館閣校勘提舉詳定修撰經義所檢討升卿惠鄉弟也王安石極稱之故有是命

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見任或得替官一員專監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

士申詔詳定職田知州藩府

三京京兆成德太原荆南江寧鄜延秦楊杭潭廣州

二十項節鎮十五項餘州及淮陽無為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興國軍並十項餘軍監七項通判藩府五項節鎮四項掌書記已下幕職官三項五十畝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項令丞簿尉萬戶以上縣令六項丞四項不滿萬戶令五項丞三項不滿五

千戶令四項丞二項五十畝簿尉各減令之半藩府節
鎮錄參比本判官餘比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比萬戶
縣簿尉餘比不滿萬戶縣簿尉發運轉運使副比節鎮
知州開封府界提點比餘州知州發運轉運判官常平
倉司提點官比藩府通判同提舉官比萬戶縣令發運
司勾當公事轉運司管勾文字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比
節鎮通判蔡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勾機宜文字
開封府界提點司勾當公事比節鎮判官總管比節鎮

知州路分鈐轄比餘州知州安撫路分都監州鈐轄比
節鎮通判藩府都監比本判官承受諸州都監都同巡
檢都大巡河並比節鎮判官巡檢堡寨都監寨主在州
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並比幕
職官巡轄馬遞鎮監堰并諸州鎮寨監當並比本縣簿
尉諸路州學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選人比本州曹

官

此據會
要增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夏四月甲戌朔上不御殿百司守局雲陰日
不見皇第三子生母曰宋才人翌日宰臣王安石等賀
曰陛下祇畏修省夙宵靡寧方日食時陰晦不見此陛
下聖德所感上曰朕之菲德上蒙殊應亦當勉勵以荅

天心安石等又賀皇子生於是率百官詣閭門上表乞

御正殿復常膳詔從之

皇第三子賜名俊見七月七日
宋才人進封嬪好四月二十

七日俊卒在十年
十月二十三日

詔熙河路運錢帛給軍傳卒勞苦

寒餒其依陝西運糧法日給粟二升五合月增錢二百

候邊事息日停給

乙亥右正言龍圖閣待制集賢殿修撰知熙州王韶為

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環慶路勾當公事入內東頭供

奉官李憲為東染院使遙郡刺史勾當御藥院走馬承

受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元凱為禮賓副使並寄資知德
順軍如京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景思立為東上閤門
使河州刺史韶等以克復河州元凱以隨軍奏捷故也
王安石請更厚賜韶以金錢曰遇將帥宜如此乃賜韶
絹三千疋 鈐轄文思使奚起遷皇城使候三年除遙
郡刺史其餘兵官自五官至一官及減磨勘年有差以
方收復河州而起等守香則城殺獲有功也 太常丞

集賢校理直舍人院鄧潤甫常州團練推官館閣校勘

呂升卿察訪京東路常平等事王安石知升卿經義非所長請試以事乃命副潤甫出使上疑升卿選人安石

曰已帶館職或與轉一京官上曰姑遲之

潤甫升卿察訪舊紀具書

新紀不書

李憲言昨收復河州洮西蕃部尚有竄入山林

者乞招降詔熙河路經畧司示以恩信許令復業西

南龍蕃羅蕃石蕃八百九十人來貢方物詔以道路遼

遠往復甚勤如願於緣邊納所貢物即以回賜及朝見

所賜緣路驛券給之

五月二十日龍蕃入貢

以朝集院為律學

賜錢萬五千緡於開封府界檢校庫出息以助給養生
員置教授四員請給人從視國子監直講命官舉人並
許入學試中官給食每月公試一私試三公試習律令
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
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三事至五事據墨本熙寧六年八月癸酉國子監丞楊
完言近詔給錢萬緡送檢校庫召人抵保收息給律學
今生員滋多已增賜本錢五千緡從之朱本削去云已
見六十卷內益墨本誤以
五千緡并入初給時故也

丙子大理寺丞丁執禮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秦鳳路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穆之徙永興軍路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殿中丞周良孺徙秦鳳路初王安石石白上高遵裕及穆之皆以不得與河州之行怨王韶書抵薛向極非毀韶然考驗皆無實二人者恐難使與韶共事請復用穆之為三司判官曰穆之向所喜使佐向宜也上謂穆之反覆若歸朝必更造作語言扇惑人乃詔穆之與良孺兩易其任又議遵裕差遣上良久曰此須令韶自擇一協心者命安石以書問韶既而遵裕

差遣卒如故 又詔熙河路止留蔡延慶應副軍須外
餘轉運使副判官並歸本路時蔡朶與其父挺書言王
韶修城非要又殺羌多無補并及韶它事挺頗為上言
之王安石曰朶等皆不樂韶韶方舉事恐被衆人窺覘
難以成功王珪因言延慶及朶俱留熙河恐不須爾安
石請遣朶歸上從之它日上謂安石曰李憲言熙河妨
功害能舉目皆是安石曰王韶事賴陛下照察方粗有
成今將帥待敵誠非所畏惟內外之人相表裏為浸潤

最是將帥所患將帥畏此乃甚於畏敵

蔡延慶傳云蔡
蒙奏蔡延慶不

應以軍須司牒攬起兵故徙
它路益不知事實者今不取

殿中丞知司農寺丞蔡

天申為河北路轉運判官祕書丞河北路轉運判官張

端蓼審官東院先是上數言端不得力王安石因言端

性儉邪事事顧望請以天申代之而端有是命上曰監

司既不得力罷去稍抑之使有所懲無傷也安石曰良

是詔河北沿邊縣自來不差春夫于近裏州軍功役

自今差夫無得出本州軍界 廣南西路經畧司勾當

公事溫杲言詔補儂宗旦儂智會等為將軍以夷人不
知此官欲乞一近上班行或副使詔宗旦智會並為供
備庫副使宗旦桂州都監智會知歸化州

丁丑龍圖閣直學士李中師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
鄧綰同注及第進士諸科等官

戊寅賜唐州修召渠役兵特支錢有差 新知桂州沈
起乞自今本路有邊事依陝西四路止申經畧司專委
處置及具以聞從之起又乞差人出外界勾當上顧王

安石曰如何指揮安石請依所乞劄與監司上曰可安

石私記又云上令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凡

所奏請皆報聽

陳瓘論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時不可用神考曰用兵安可無名安石曰陛下

下若果欲用兵何患無名于是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為事成則歸功于安石事不成則引咎于己韓絳西事既敗神考降詔罪己未嘗責安石也熙河奏功則解玉帶以賜安石曰非卿主謀于內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于安石及其奏功則神考擢惇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沈起亦受旨于安石及其敗也神考掩護中書生事之過曲從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也神考之于安石可謂厚矣安石之所

以報上者宜如何哉臣今考日錄安石于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長若愚又先書經制成

算已付章惇而神考為人游說即欲改授蔡熿然後言王韶章惇必可任使之意以謂能知王韶者安石也非神考也矜主謀之功迺復張大至于數十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于韓絳敗事則曰陛下于一劫小事勞心于一大事獨誤又曰若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之事而恣為誣誕歸過之言神考愛民之志孚于天下此等誣辭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耳沈起引惹蠻事致令交趾犯邊圍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人不盡知也邊事未作之時神考有罷起之詔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于南方造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州之民肝腦塗地數路騷動一人焦勞當時詔語以謂一路生靈橫遭屠戮職在致寇罪悲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安石護起神考重違其請不欲盡行耳安石退而著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密謀諸公皆不與聞起

所奏乞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邊事二敗二勝二勝則
掠美于己二敗則歛怨于君呂誑之言辨之早矣

己卯遼主遣寧州觀察使耶律寧海州防禦使馬永昌
其母遣彰聖節度使耶律昌太常少卿乾文閣學士梁
頴來賀同天節於是寧等請合使副班為一如南使在
北朝例乃入見僉謂不可許王安石勸上許之仍遣內
侍李舜舉諭旨寧等大喜又言南朝近所遣使官多卑
乞如先朝例差高官文彥博等謂戎心無厭不可許安
石又謂許之無傷上曰自今與差學士以上官也彥博

曰遼使歸必更增飾干賞自今人人爭來生事矣上卒許之

庚辰河北路轉運使禮部郎中張問復集賢殿修撰知徐州刑部郎中陳汝羲復直史館上始欲復問職王安石言臣等亦屢商量但非因差除又非赦令故不敢進擬陛下特與復甚善然汝羲所坐與問同俱無大過恐一例當復上從之 供備庫使高永亨遷一官減磨勘二年高永能遷一官王亢循資再任以鄜延路經畧司

言永亨等括田招弓箭手有勞也 詔諸路轉運使副

判官提點刑獄不兼提舉常平倉者並兼提舉 詔提

舉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司同詳定諸行利害以

聞初京師供百物有行雖與外州軍等而官司上下須

索無慮十倍以上凡諸行陪納猥多而齎操輸送之費

復不在是下逮裨販貧民亦多以故失職肉行徐中正

等以為言因乞出免行役錢更不以肉供諸處故有是

詔上因謂執政曰近三司副使以有以買靴皮不良決行

人二十者今兩府尚不下行人買物而省府乃擾民如

此甚非便也

墨本但云初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皆以責辦下逮貧民負販類有陪折故命官

講求今從朱本

詔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罰銅三十斤追

罷其子球除閭門祇候指揮守約坐以侍衛司雜役兵給球使令當私罪流該德音特有是命

辛巳詔進士諸科及第等人入謝免進銀故事既賜第請閭門謝恩進銀百兩至是罷之

乙酉詔賜涇原路策應熙河已回弓箭手錢人二千軍

員三千 梓夔路鈐轄司言鈐轄張承祐與走馬承受

張宗望率兵往江安縣會合討夷賊詔鈐轄轉運司節

制早令安帖仍體量知瀘江李曼通判白序引惹夷賊

事以聞

體量引惹自五月十一日移入此

先是清井監夷賊數百自三

里固突出劫致客船錢銀及虜掠人兵三十餘人而梓

夔路都監孫仲達等會兵討十二村夷于三壕灘逢賊

殺傷官軍子弟于是承祐等繼往

此事見實錄五月十一日癸丑張宗望奏

今移附此庶不紊先後之序

都官郎中通判梓州張子瑾言晏州六

縣種夷約二千人自井溪來駐思晏等處令羅箇募村
夷人斗設言十州五國舊納鹽井柴茆煎鹽自官中賣
井我失賣茆之業又令我納米折茆所以結集夷衆於
石網漑劫人船并三壕面與官軍戰兩有死傷今欲與
官設誓又聞結集猖獗日甚雖聞諸郡官兵會合未見
克捷皇祐初消井監夷驚劫行旅遂議攻討公私困敝
至嘉祐初方息或用皇祐故事討除是為無策乞赦其
罪許以招安設誓漸散重兵以免夏秋瘴癘

舊錄繫此
疏于四月

十四日丙戌朱史削去以為朝廷都無行遣止是黃庭堅下筆令入此疏新錄仍存之今移見十二日乙酉要別檢討重修廢事節分明詔李曼分析柴節事在五月十五日賣井事日錄八月二日畧有之當考詳八月二日日錄云密院進呈張元宗奏狀盛言因解于之邵余白上之邵十一月申中書言不便井以十二月方賣與白文獻上曰恐召賣在前

余曰候檢文字別進呈

熙河路經畧司上河州得

功將卒三千五百二十七人詔每獲首一級賜絹五疋于是王安石白上士氣自此益振要當養之而勿傷爾文彥博曰使更勿怠則南征北伐將無不可矣上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

不才者因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 開封府勘到

樞密院令史任遠告屬都承旨李評不用新條轉充令

史等罪詔任遠降奉職監當差遣

此據密記四月十二日事文彥博去位或

與此相關更詳之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可考

丁亥王韶等言岷州近為羌兵所隔勢甚孤危西京左

藏庫使包順內殿承制包誠膺城拒敵保全其州詔各

遷二資賜順絹三百誠二百仍各賜金帶

庚寅熙州洮河浮梁成賜名永通橋 詔免楚州浚運

鹽河夫支移折變錢戶五千戶下數少者許于次年敷足 中太一宮成以右街都監真靖大師陳景元為宮主景靈宮抱一大師蓋善言副之餘知職散衆道士令景元博選有行業精潔之人毋過二十人歲披戴恩依東太一宮例

辛卯知制誥呂惠卿等言修撰國子監經義乞令直講月輪兩員供本經口義二卷從之 命新知桂州天章閣侍制沈起兼提舉糧草 荆湖路察訪章惇言狷狃

蠻賊千餘自黔江浮船而下捕盜官邀擊獲首級器甲
等詔西頭供奉官辰州管界同巡檢謝季成遷一官減
磨勘三年餘推恩有差又言邵州新招人戶楊昌透等
歲出課米乞展三年起納從之既又聽展一年課米凡
三百餘石 熙河路比等得功將佐比第一等人依第
一等轉官比第二等人轉兩資比第三等人轉一資先
是王韶言被旨三等得功將佐並第推恩今詳比類正
等得功人恩賞宜少減故有是詔 蘇州言體量民間

陳說司農寺丞郊亶請興水利不便詔送司農寺

墨本有此

朱本削去今復存之

五月二十三日亶罷

壬辰大理寺丞知司農寺丞苗時中為太子中舍權發

遣梓州路轉運判官代太常博士陳充時充以不職送

審官東院上因曰周材難得如守令即專治民三司判

官專治金穀開封府推判官專治刑獄轉運司無所不

總求之周行罕有能兼之者時中符離人尋改利州路

與太子中允呂開易任

徙利州路五月一日事

權邵州防禦判

官郭祥正為太子中舍與江東路家便差遣章惇言祥

正均給梅山田及根括增稅有勞也

魏泰云王荆公當國有郭祥正知邵

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于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辨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一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為人縱橫捭闔而薄于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荆公恥為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遂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而去此事當考安石嘗言郭達原輕俊可使何獨於祥正乃爾恐未必爾也

新賜進士及第余中為大理

評事朱服為淮南節度推官邵剛為集慶軍節度推官

葉唐懿為處州軍士推官葉杲為秀州司戶參軍練亨
甫為睦州司法參軍並充國子監修撰經義所檢討上
初疑杲等未稱職王安石曰今乏人檢討文字若修撰
即自責成呂惠卿上乃許之服烏程剛常州唐懿南劍
州秋亨甫皆建州人也

亨甫事林希野史詳載已附注
五年八月戊戌葉適賜第時

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洞洞丁排成保
甲遣官教閱從之仍給度僧牒三百

甲午命知青州臨朐縣劉溫恭等八人分往齊徐濠泗

等十二州排定保甲 環慶路經畧司言將官李克忠

等三年七月破金湯城有功未賞詔克忠落經恩未得

敘用指揮林廣除本路鈐轄先是李復圭為克忠乞酬

獎樞密院論復圭妄奏王安石主復圭甚力乃下經畧

司驗問而是役也廣嘗獲級克忠但遣兵策應亦得免

罪

經恩未得敘用事在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上召廣對謂廣曰金湯石門卿

功為多慰勞甚至因諭以熙河事廣辭以不習其山川

與人之勇怯若有它任使雖萬死不敢辭乃聽還本路

李克忠除落過名實錄殊不詳
今取日錄前後論奏語刪修

詔熙河路討河州香

則城破積慶寺賊寨諸軍弓箭手勇敢等獲首級并重
傷人除已遷資外更與遷一資指揮使陞一軍就糧指
揮使增料錢二千餘雖不獲首亦與遷一資 編管人
前皇城副使种諤免編管授華州別駕以上批諤自至
貶所累經寬赦可令自便故也王安石私記云上批初
付中書密院而密院獨進呈退安石問何獨進呈文彥
博乃陽為不審安石曰上有何指曰令與中書進呈及

是進呈彥博已不入陳升之曰諤欲且與量移又進呈

升之不復言遂有是命仍免安置

此據王安石日錄增入諤五年正月自賀

移潭今又免編管及安置日錄云授華州別駕朱史有之新舊紀日錄都關彥博罷在此月二十六日

詔涇原環慶路職田依廊延路例招置弓箭手其所收

租估中價於本路給鹽鈔還官吏仍趣河東秦鳳兩路

檢量上之

六月癸未可考

又詔諸路勇敢効用教閱法依涇

原路立為一法

乙未兵部員外郎李復圭知曹州楚建中周良孺等奏

復主節制陣圖命李信出軍約束考究不盡如盛陶章

故薄責之

陶章見五年十二月己丑
舊錄重出新錄又承誤

權知瀘州李曼

言招誘甫望个恕攻討消井監夷賊詔曼一聽監司指
揮毋得妄處置仍令利州路提點刑獄范百祿體量曼
更張邊事不與僚佐評議事實以聞慶歷二年烏蠻王
子得益居姚州為刺史得益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
主死子僕夜襲其號僕夜稍不能令諸蠻其部有甫望
个恕晏子二酋者為最強及官軍與消井監夷賊戰失

利曼又借助于甫望个恕議者指曼處置乖方故有是

命

七年五月二日僕夜甫望个恕受王命

上謂王安石曰曼欲引外蠻之

强者令總制近邊諸小蠻非計
安石曰此誠非計三代蠻夷爵不過子正為制其封域
今小則可無侵中國之患故也
上曰須弱乃可制安石曰誠須及弱時乃可制
制定之後若非中國失政刑即彼無由能兼并為強也
安石又白上曼既令知州又方有邊事却令一聽監司
指揮不得妄有措置恐害事若已明見曼無狀便合替

却未明人言虛實即當責以州事上令別降指揮然訖不改命安石又白上消井事不足慮上曰但蜀人易搖爾安石又言曼招甫望个怨亦恐未失今監司既盡在瀘州若曼措置非理亦必不聽惟恐因事衆共譟噪傾沮李曼不患人肯撓而從之也洛苑使英州刺史劉紹能為鄜延路都監子永年補本族巡檢並依漢官例銜謝紹能保安軍蕃官也累戰有功召對擢之右侍禁李德平轉一資兼閤門祗候德平隨紹能赴闕亦蕃官

也 詔鄜延路經畧司自今毋得以路分都監以上引
伴西人赴關

丙申翰林學士右正言曾布遷一官以詳定天下帳籍
成故也布辭遷官止賜銀絹三百階州錄事參軍馬有
賢差替初知州劉舜臣今赴教閱義勇於官舍安泊日
收餽錢入公使有賢不執白會德音上曰有賢雖暫權
通判勢亦可執宜特差替以勵諸郡 詔自今刑法官
不及兩考者並許就試如試中刑法在寺供職及兩考

與推恩 詔在今諸路都總管司人吏勿用軍人並于

本路州軍使州院選差

會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丁酉知蔡州龍圖閣直學士陳薦提舉崇福宮初命張琥代薦欲召薦還朝上曰薦見孫永知開封必不樂不如就與一郡王安石曰未有郡薦遂以疾丐閑許之

殿中丞知都水監主簿劉璿兼同提舉沿汴淤溉民田夔州路轉運判官曾阜言渝州隆化縣新附戶已團成保甲每歲閱試如武藝出倫欲與減租入之半上曰民

受田多寡不同賦租亦異若例減半必致不均此事決
不可行王安石曰今一人藝精即欲免租若後衰退當
如何密院欲每年旋免之上曰縱如此亦非法益人戶
租課多少不等必致不均不若止如府界保甲立法行
之

新舊錄並稱南平軍隆化縣按八年十一月乃以渝
州南川縣銅佛壩為南平軍此時未有南平之號當

云渝州隆化
縣實錄誤也

河東經畧司言有陷蕃卒二人逃歸言

夏人恐我大兵至修築于涼州而涼州守乃我順寧寨
供奉王某之子每言我有家屬於此如何不早圖南歸

詔轉二卒各一資改配熙河路并錄其語付本路經畧
司上因謂執政曰向因五路出兵西人潛築城邑為伏
藏之所今涼州去河州不遠如諸路將帥得人表裏相
應則西人自此多竄歸者上又疑彼首領未可知王安
石曰陛下欲詳知則須用間諜若其大情則不待間諜
而可知彼區區夏國果有豪傑之主盡一國之材使材
大者在上材小者在下則立為不可敵之國今其主幼
婦人為政所任要重皆其親昵雖有豪傑無由自進則

其大情已可知矣上曰事欲及時但患難得將帥與陝西財用闕乏而已安石曰將帥隨時搜擇亦不乏人經制財用備西事不必專在陝西今天下財用足則轉給陝西無難者但以米穀難于運致故惟陝西農事欲經制爾上又曰財用亦須素為計安石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事豫則立亦誠不可出于臨時上曰作事固自有次第且當并力經營西事也

戊戌詔裁定在京諸司吏請給先是吏祿各有定式後

以兼局增茶湯紙筆錢僥倖相因畧無限制而樞密院有言故降是詔已而王安石白上曰如吏人馬驤差徃西川陝西又徃湖南北兩路溪洞又如中書檢正吏皆一人兼兩人文字若不許兼請即誰肯任勞責者既是官有兩局若不許兼正是占吏人愈多而妨其本勾當處且今日食不足爾上曰一人兼五七處如何安石曰凡兼局吏非在一員官之下即亦不可兼既無一員官兼五六處差遣者即豈有兼五七局之吏人上乃追前

詔寢之

追寢前詔朱史簽貼云再取到中書省文字與日錄同今從之新本遂削去

又詔

故邠州三水縣尉向子潛妻李氏封旌德縣君初慶州軍亂子潛以所部弓手鬪敵死事故也 上批聞河北

諸郡有蝗蝻可令監司督官吏撲滅

去年冬末舊紀書河北大蝗新紀于

今年四月末書是月河北蝗當考

先是文彥博言議者多欲賦牧地

與民而歛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而責孳息乞朝廷裁察既而蔡挺亦以收牧地賦民為便仍乞汰諸監不堪配軍馬量留支填馬鋪廂軍人員外並發赴河北等路州

軍估賣詔元絳吳審禮蔡確詳定以聞

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己亥樞密使劔南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罷授守司徒兼侍中河南節度使判河陽從所乞也仍

詔大敕繫銜曹僧上出入如二府儀

彥博乞罷實錄正史殊不詳二十一

日已不入應是與王安石異議安石既成熙河之功彥博因力求去也十二日乙酉任遠事更詳之

詔

比許應明法舉人止願依法官條試斷案大義者聽如合格仍編排在本等人之上令定所賜場第及考校樣行之仍改先降指揮明法為諸科如敢冒應諸科人名

試法許人陳告賞錢百千同保人永停取應

三月二十四日可并

此

殿中丞王岐勒傳送黃州編管坐繼母李為女納

采督岐取嫁錢岐不肯與故也

王韶既還熙州復遣

將渡洮畧定南山地斬首七百級築康樂城及劉家川

結河二堡以通餉道遂自領兵破阿納城斬首三千級

因城之又城香則時羌人謀伏兵南山伺官軍渡洮斷

我歸路不則保摩宗城摩宗天險難近號鐵城子韶謀

知之引兵徑渡洮遣別將敗其覆遂拔之

此據王韶傳云御集五月

八日手札改安河作定羌城載王韶奏已領大兵進據
結河川安河香則兩城訖緣洮西一帶境上濶遠今商
量出文字令逐官權行管勾乞降宣命然則城香則是
四月末事審矣高永年隴右錄有王韶表自載破城寨
月日與日錄本是日奏阿納城捷馮京曰羌人愚可惜
傳不同當考

枉殺太多上曰旅拒如此豈可不殺王安石曰昏迷不
恭正王誅所宜加洮河之兵所謂一月三捷也上曰涇
原人精勇故雖王寧庸將亦能克獲安石曰人無勇怯
在所措置洮隴勁兵處今羌人乃脆弱如此李抱真所
教潞人才二萬教之非能盡如法然已能雄視山東孫

武以為治亂數也強弱形也勇怯勢也治軍旅有方則數無不可使治形無不可使強勢無不可使勇上曰士但有技藝則勇安石曰為勢所激則雖無技人亦可使勇然王者之兵則於兵之義理能全之能盡之故無敵於

天下

此據日錄乃二月十六事

初張守約自通遠領兵至熙州而

王韶已從間道還時諸羌三萬餘猶屯敦巴城聲言欲復舊地守約徑渡洮按甲挫銳左右設伏伺其怠乘之斬首六百取窖藏助軍食以其帳舍材木城康樂寨得

地招弓箭手千五百人

五月二十一日
乃賞康樂之功

庚子以才人宋氏為嬪好

二年十一月為才人
今年四月一日生皇子

樞

密院言河北等路副都總管以下兵官銜位上帶駐泊
兩字理有未該及盡列本路州軍名額尤為冗長欲令
在安撫經畧鈐轄司治所者更不稱駐泊其所統地分
職務止依舊從之 詔諸路經畧司具嘗立戰功蕃官
羌人引伴赴闕 又詔熙河路令所役義勇與免一次
上番外更免本戶支移折變物三石如戶下折變數少

即通於次年敷足 詔降敕書獎諭權涇原路鈐轄黃
琮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劉升卿以嘗薦苗授可為主兵
官而授將先鋒下河州城及救香則城斬首四千餘級

故也

三月四日可考



